

<<谁主君心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谁主君心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1888402

10位ISBN编号：7801888405

出版时间：2008-04

出版时间：现代出版社

作者：小玥

页数：355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谁主君心>>

内容概要

三百年前的大清朝是清冷的，虽然霜月终于拥有了在现代最为渴求的亲情，但幸福总是一现即逝，由于妹妹与太子的私情外露，合村惨遭杀戮，唯有她劫后余生。绝望过后，怀着一颗复仇的心，她被动也是主动地与宫墙后的天之骄子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无奈且决绝地卷入了著名的“九龙夺嫡”之中。

杀机重重的旋涡里，众阿哥在这政治权谋中捉对厮杀，谁又与谁互为棋子，这耀眼的君王之位，当真让人骨肉相残泯灭人性吗？

短暂却刻骨的温存后，为何她要诀别那清雅的身影？

这不见硝烟的情场，是他将她放逐天涯，还是她将他弃于深宫？

许多年后他为帝，她为民，恍然明了——有些事，有些人，在某个瞬间，仅仅是纪念。

<<谁主君心>>

作者简介

小玥，80后人士，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理科专业数年，典型的理工科恐龙。工作不稳定，常常处于失业状态，生性疏懒，脾气古怪，符合水瓶座特质。热衷于美食电影等一切与吃喝玩乐相关的美好事物。

自幼喜爱读书，常常手不释卷，从不挑食。从武侠科幻小说到哲学史学名著，从政

<<谁主君心>>

书籍目录

- 第一章 未来·历史
- 第二章 人淡如菊
- 第三章 惊心血案
- 第四章 教堂奇遇
- 第五章 悲喜之问
- 第六章 家宴对酒
- 第七章 宝宝弘是
- 第八章 茶道棋道
- 第九章 千古一帝
- 第十章 茶楼论词
- 第十一章 秉烛夜游
- 第十二章 自己的家
- 第十三章 卖花生涯
- 第十四章 生死赌局
- 第十五章 情为何物
- 第十六章 情在身侧
- 第十七章 月凉如水
- 第十八章 江湖游侠
- 第十九章 不宁之夜
- 第二十章 麒麟玉佩
- 第二十一章 宫闱巨变
- 第二十二章 不能相守
- 第二十三章 骑马行猎
- 第二十四章 月浴圆明
- 第二十五章 泰山登临
- 第二十六章 游幸五台
- 第二十七章 返京途中
- 第二十八章 原来如此
- 第二十九章 一再失去
- 第三十章 真相疑云
- 第三十一章 日落圆明
- 第三十二章 白雪无痕
- 第三十三章 一曲幽兰
- 第三十四章 生活如此
- 第三十五章 论史论政
- 第三十六章 校场·书房
- 第三十七章 尹邢见面
- 第三十八章 别了吾爱
- 第三十九章 携游黄山
- 第四十章 落霞吴城
- 第四十一章 陈家兄妹
- 第四十二章 故友重逢
- 第四十三章 惜别·夜雨
- 第四十四章 记忆·忘却
- 第四十五章 相逢·错过

<<谁主君心>>

- 第四十六章 榆中截杀
- 第四十七章 湟水河畔
- 第四十八章 返乡·元宵
- 第四十九章 燕市楚囚
- 第五十章 秘密·秘议
- 第五十一章 重逢那刻
- 第五十二章 亲情·爱情
- 第五十三章 年氏·十四
- 第五十四章 诗云溱洧
- 第五十五章 清明时节
- 第五十六章 十七·弘昼
- 第五十七章 教育·教训
- 第五十八章 死者·生者
- 第五十九章 真相·雪恨
- 第六十章 圣徒之泪
- 第六十一章 天各一方
- 第六十二章 无望之爱
- 第六十三章 但愿同死
- 尾声·缘起缘灭
- 番外·胤稹篇·情动
- 番外·胤稹篇·聚散
- 番外·康熙篇·陈霜月
- 番外·康熙篇·朱若雅
- 番外·如欣篇·两生
- 番外·雅逊篇·葬心
- 番外·灵空篇·执手
- 番外·宜君篇·情仇
- 番外·玉填篇·送别
- 番外·年静月篇·爱恨

<<谁主君心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未来·历史 再度将我那第三任小后妈斗到泪如雨下，我在五分钟之内将行李收拾妥当，其实刚回来没两天，多数物件还在箱子里躺着，自然速度奇快无比。

随之以超越刘翔的速度飞奔出门，跳上出租车，直奔机场。

直到过了安检，站在候机大厅里望着窗外暮色低笼的停机坪，一路上充满喜悦的心才蓦然感到了一阵酸楚。

我不禁想仰天长笑一番，陈霜月啊陈霜月你一个女人何苦也去为难另外一个女人呢？

正骂着自己的时候，脸上传来一丝凉意。

机场的暖气开的很足啊，我一摸居然是道泪水，伸出的手不由有些颤抖，人却冷笑了出来。

身旁突然传来一个男声：“这位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”

我没心情转头去看他，自己一会哭一会笑的，估计把人家给吓倒了，以为是哪家疗养院的墙壁倒塌了。

深呼吸一口气，压下翻滚的情绪：“谢谢，我没事！”

“我们认识吗？”

你很面善。

“继续不依不饶，搭讪的套路还那么老土，我知道自己容貌好歹还算得上秀气，但没有鲜花一般这么招蜜蜂吧。”

我心情不好，懒得和他废话：“不认识。”

“那男人倒是很识趣，耳畔清静，蜜蜂终于被冻死了一只。”

登机的时候，我前面的一个男人转过身来对我笑了笑，高瘦的身材，整洁的衣着，清雅的容貌，一双黑得深不见底的眼睛。

我一愣，这位帅哥哥我不认识啊，又立即反应过来，真是气昏头了，这就是刚才那只蜜蜂阿。

早知道是位帅哥的话，我态度就该好一点才对嘛，后悔之余继续骂自己笨蛋。

机舱里清冷极了，也是，大年三十的晚上阖家团圆，在外飘零的又有几人。

那位帅哥不知道他是赶着去吃团圆饭呢还是和我一样无处可去呢？

我四处张望了一下，没看见他，难道他是在公务舱还是头等舱？

看他衣着打扮就像个有钱人，我这等穷学生只有坐经济舱的份。

想想这么又帅又有钱的凯子就被我给放弃了，哀叹一声，找不到帅哥聊天，只好以睡觉打发时间了，头一歪，也就睡着了。

清雅柔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我猛地一惊，一张漂亮的脸庞挂着极为职业的笑容：“请您系好安全带”。

飞机已经开始着陆了，舷窗外只看得见跑道两侧亮起的长串指示灯，如同黑夜的泪水一般向前延伸。

解脱了吗？

还是根本只是逃脱了？

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再度自欺欺人，奔向学校了。

学校虽然冷清，可实验室里还有温暖的真皮沙发免费上网的电脑，尤其是小冰箱里好像还有速冻水饺和酸奶，嗯，刚好当成年夜饭。

我考虑着是否要给那票损友们打个电话，老哥，梅梅还是？

罢了，此时恐怕大家都在家里享受新年的喜悦，还是不要给他们添麻烦的好。

在外独立生活多年，早已经学会了品尝孤独。

明显感觉到了飞机的起落架重重砸在地面，不对。

也不知道昏睡过去多久了，眼皮沉得很怎么打也不打不开。

朦胧看到一个女子的身影，对我说：“小月乖，不要哭！”

“是妈妈吗？”

真好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

仿佛回到了小时候，我热切地伸手：“妈妈，抱抱！”

<<谁主君心>>

小月想你。

”那个身影清冷极了，一动不动任由我的手落在空中。

我慢慢地又把手缩了回去：“妈妈，你为什么不要我？”

”突然间，那个沉默的身影决然地离我而去，妈妈！

我在这里，我不会哭，会很乖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你的宝贝小月！

我想喊，可怎么也发不出声音，又想追，却如何也动不得半步。

四野茫然，天地间只剩我一个人孑然而立，默然望着背影消失。

我不哭，我一定不会哭的。

终于睁眼看清楚这个世界，这绝对不是医院，这是一间极为简陋的茅屋，黄土夯成的墙壁，破旧的座椅，纸糊的窗户，还有身下的这张土炕，想起了暑期下乡做科学宣传时候见到老乡的房子一样。

虽然简陋却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桌上甚至还摆放着一盆文竹，频添几缕生机。

门帘一挑，进来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，身穿一袭靛蓝粗布裙衫，大褂绣着几朵跃然而出的海棠巧妙地掩盖了补丁，居然现在还有人穿古装，难得啊。

等看清女孩的容貌时，不由感叹，好精致的女孩，肤如凝脂，明眸善睐，秀气的瓜子脸上梨涡微现。

虽然布衣荆钗不饰脂粉，却难掩天生丽质，放在城里的话，估计给她家扛煤气罐的人要排到大街上了。

女孩的声音一如其人，温婉动人：“姐，你醒了，吓死我了。”

”这句话才把我吓得够呛呢，我什么时候多出来一个美女妹妹阿。

不过也挺好，难得有个又温柔又美丽的妹妹。

妹妹端来一碗水，将我从土炕上扶起：“来，喝口水！”

”我很乖地接过碗：“妹妹，我怎么了？”

”妹妹伸手在我头上一戳，柔中带着几分教训：“你啊，亏得还是我姐呢，怎比我还皮，昨儿上树掏鸟窝给摔了，好在没事，可把爹给急坏了。”

”听这口音是北京人，飞机确实是在首都机场降落的，这点不错，可是我绝对不是从树上摔下来的。

北京也有怎么穷的地方？”

我继续套话：“那爹呢？”

”妹妹顺手又给我捋了捋头发：“进城送花去了，要等天黑才回，说好要给我俩买快布做新衣服的。”

”呃，买布做衣服？”

我这妹妹也够手巧的，不仅绣花绣得栩栩如生，还能做衣服，以后可以发展她去做服装设计。

等等，这不对啊，大褂，买花布，做衣服？”

这里是21世纪的北京吗？”

我小心地问了句：“今年是哪年？”

”妹妹一愣：“康熙四十五年阿！”

”午后，院子里的合欢树下，我满头大汗地绣着花，与那根纤细的绣花针进行着拉锯战，海棠在我身边缝着新衣服。

我已经接受了来到康熙四十五年，也就是公元1706年这个事实，现在这个漂亮的妹妹叫谢海棠，而我的名字成了谢桃，母亲早亡，父亲名叫谢三。

家就在北京城郊，不过这个北京城郊可不是现在的北京城郊，我估计也就是现代北京的丰台区。

谢三也就是我现在的父亲是个花匠，种得一手好花，月季，文竹，杜鹃，万年青，我们家的院子里种满了各种鲜花。

谢桃和妹妹海棠平时都做些绣活，也由父亲送城里换些钱补贴家用。

谢家世代居住在北京，家中原本有几亩薄田，算得上小康之家。

满清入关后，各旗圈地闹个不停，田地也没了，祖宅被烧了，家里败落了，诺大一个家也只剩下了谢三。

谢三已然年逾半百，家境尚可时还曾念过一年私塾。

好景不长家逢惨变，无奈之下，谢三也只得种花为生，难得攒钱娶上妻未得经年又成为鳏夫，当爹又当妈地将两个女儿拉扯长大。

<<谁主君心>>

好在两个女儿很是懂事，帮衬着谢三打点家务和花草，三人的日子过得不算太苦，也算不上小康。

终于在我的艰苦努力之下，一朵桃花完工了，海棠伸头过来一看，噗哧一笑：“姐，我看那一摔还真能把你的手给摔笨了。

”我脸一红：“看我不撕烂你这张嘴！”

”伸手去呵她的胳肢窝。

海棠笑着躲开了，自己看看那桃花也是哭笑不得，确实很丑，看不出来是桃花，连花都不是。

唉，现在还有那个女孩会绣花的阿，我最多也就会钉个扣子。

刚上大学那时曾学过十字绣，只不过一针扎下去，啊，好大一个洞，在手指头上。

早知道会来到三百年前，就和跟着妈妈学绣花了。

记忆中妈妈的手很巧，小时候，我的衣服破了，妈妈也是在破口处绣上一朵小花。

为了向小朋友炫耀衣服上的绣花，我还特意把衣服弄破，今天让妈妈绣上一朵梅花，明天要绣一只小狗。

我停下手中的针线，接下来的时光应该是自己的未来还是曾经的历史？

在现代的陈霜月生命是否已经终结了？

此时的我作为一个古人谢桃而存在着，这就是生命的一种延续方式吗？

抬头望着天空，蓝得那么柔和，却又透澈如同山涧的泉水一般，三百年后的北京上空是阴沉的蓝天，没有污染真好。

山野间流溢着青翠，空气中飘荡着花香，远处鸡犬相闻，要是有电线网线再来台笔记本，这里就是人间天堂了。

隔壁邻居家的张虎子又在门口探头探脑，十有八九是在看海棠。

海棠的美在方圆十里是出了名的，也不知道她出现在多少家小伙子的梦里。

我和海棠都到了这个时代的适嫁年龄，提亲的人快把我家的门坎给踏断了，可父亲总是笑眯眯地说不着急不着急。

其实我明白，他是想给我们姐俩找个好人家。

我冲着门口一笑，张虎子唰的就没了踪影，海棠不知道是没察觉还是故作不知，一心一意地缝着她的衣服。

一片合欢叶慢慢飘落，随风轻舞，最后悄然落在了海棠的头发上，我轻轻给拂去了。

我疼爱这个突如其来的妹妹，心灵手巧，美丽温柔，怎么能让人不喜爱。

在这个时空里，我只比她大一岁，原来的谢桃是个活泼的女孩，倒似海棠的妹妹一般。

现在这身体的容貌倒是和我原来有着八分相似，只是更年轻了些，返老还童的机会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，对于这点我还是很满意的。

另外一个让我很满意的是，我和海棠没有缠小脚，也许是因为母亲去世得太早，家中没有其他年长的女性，加上我们家和村里其他人来往不多，当时的清庭也曾禁止女子缠足，父亲并没有给我们这个禁锢。

卧轨自杀的海子曾经写道：“从明天起，做一个幸福的人，喂马，劈柴，周游世界。

”现在我则是绣花、做饭、挑水、拾柴，过着一种与以前截然相反的生活，祸兮福兮，真的很难评价。

我失去了现代生活的舒适便捷，却获得已失去多年的温情，无论是海棠还是这个父亲，对我的那份亲情，让我迅速溶入了目前的生活之中，尚且乐在其中。

等到海棠将我们的新衣服做好时，我的绣工也逐见长进。

学理科就这点好处，多如牛毛的试验让你的手变得巧起来，我记得一个老师说过会做试验就一定会做饭，这点也不差。

我的厨艺在海棠的监督下也从把饭烧焦到把饭烧熟的境界。

日子就在我的不断学习中慢慢溜走，一个多月下来，我变得很适应这里的生活了。

我渐渐忘记了我是陈霜月，那个三十晚上无家可归的人，那个活得恣意潇洒心底却总是在流血的人，那个和狐朋狗友喝得烂醉隔天还会照常考试的人。

这一日，父亲送花回来，有些愁眉不展。

<<谁主君心>>

我问道：“爹，您怎么了，有心事？”

“父亲长叹了一口气，花白的鬓角，深深地皱纹都在诉说着他曾经经历过的磨难。

父亲笑得很牵强：“没哪！

你别担心。

“我有些生气了，这不是把我当外人嘛：“您要是不说我就告诉海棠，让她来问你。

““前些日子，八爷府上要几盆紫菊，可是今年秋来的迟，现在所有的菊花还没有开呢。

府上的管家催得紧，我又收了定钱。

你别说给海棠知道啊。

“父亲说完就继续沉默着，一如所有收成不好的佃农面临着收租。

原来做新衣服的花布是用那定金买的，突然想起了《白毛女》中杨白劳给喜儿买了红头绳的场景，不由感叹这个万恶的旧社会。

好在这个问题不难解决，既然在现代我端的就是相关专业的饭碗，这两把刷子还是有的。

我笑着对父亲说：“爹，这你不用愁，我有办法。

“什么叫做知识就是力量，这就是体现。

菊花是一种短日照植物，只有黑夜长度不少于9小时才会开花。

这年农历上的秋日虽然已然到了，而按照公历，太阳还未移照赤道，日照时间自然比以往农历上的相同时日要更长一些。

此时的菊花已经有了花苞，要让菊花开放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缩短日照。

当我把关了几天小黑屋的紫菊抱出来时，父亲的眼睛瞪得大大的。

几株紫玉莲开得娇艳无比，又不改风骨铮铮。

父亲问我是怎么做到的，我想了想，还是不要和他解释什么叫做光周期，短日照植物，我笑了笑：“我求了菩萨的！”

“送到八爷府的花显然甚得人意，父亲特意买了一对玉镯，分给了我们两姐妹。

虽然玉镯的成色不好，放在现在也是不值什么钱的，但我还是高高兴兴收下了。

尤其是海棠，恐怕是她第一件首饰。

我以前也收过一对玉镯，老坑冰种翡翠，价值不菲，我转手就扔进了抽屉里，让它不见天日。

晚上海棠依旧兴奋得有些睡不着觉，和我并排躺在炕上，摸着镯子说：“姐，真的好漂亮！我好喜欢！”

“本来我都被她说烦了，此时心里微微一酸：“海棠你要是喜欢，姐姐这个你也拿着。

“海棠点点头，又猛地摇摇头。

我笑了笑：“你要是喜欢这些首饰，下次姐给你买对耳坠。

“海棠虽然有耳洞，此时却塞着茶梗。

母亲本来留给我们一人一对银耳坠，在病逝那年给当掉换了药钱。

海棠听了更是兴奋，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这下子把我可害惨了。

我向来睡觉很轻，这下次更难入睡了。

黑暗中，落在窗纸上的月色雾蒙蒙的，迷茫地散开在屋内。

静谧的夜伴着影憧憧，淡淡的融入心中，陈霜月曾经有过多少首饰？

我慢慢地回忆着，从10岁起收到现在不下十几件了吧，从金耳坠到小钻戒，翡翠镯子铂金项链，还有著名的T牌银饰。

我从来都不戴那些劳什子，嫌麻烦，做起试验来碍手碍脚。

每年都有人送，越送越贵重，每年都被扔到首饰盒里做摆设，等待下一次更贵重的同伴。

只是愧疚的象征，而非真挚的祝福，远比不上这成色不好的镯子在我心中的地位。

秋意渐浓，此时的菊已经不需要再扔进小黑屋内禁闭反省依旧能够开到荼糜，灿烂的秋菊溢满了我家的小院。

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，萧瑟秋风之中花朵轻曳，多少文人对此总是不吝笔墨。

上次送去的紫玉莲不仅得了个好价钱，也给我们家带了好名声，来买花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父亲更是忙碌了。

<<谁主君心>>

而我，依旧在家务上没有什么长进，可莳弄花草的水平已经慢慢超过了父亲。利用简陋的条件，我将家里的一间旧屋改称温室，再加上科学合理的剪枝培土，别家花匠种出来的花自是不能和我家相比。

家里经济状况开始变得不再那么捉襟见肘，我开始计划着攒钱给海棠买耳坠。

日渐增多的订单让父亲和我变得忙碌起来，我们家开始负荷不了过多的生产任务，按照现代的术语开始需大于供。

我于是想起了隔壁张小虎家，教会他们种植技术之后把一部分订单交给他们做，共同富裕嘛。

张家很是感激我们，张小虎躲在我们家门口看海棠的次数也越发多了起来。

<<谁主君心>>

编辑推荐

《谁主君心》：是谁举起了屠刀，又是谁制造了罪恶与阴谋；是谁遗落了那块玉环，又是谁笑到了最后；权之顶端太寂寞，柔情怎堪相思苦？

<<谁主君心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